

法國學校與家長陷入困境關係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位於亞眠北部地區的 Arthur-Rimbaud 國中一樓，有一空間既非教室、也非教師休息室，一邊有兩台電腦與一台投影機，另一邊放著一張紅皮沙發，這是專門開放給學生家長的空間。一切「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樣」，身為三名國中生的母親的 Nouria（化名）這麼說。這間屬於「教育優先區（ZEP）」的國中，60%的學生來自貧困家庭，學校方面不希望與家庭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今年 10 月 9 日，Nouria 與其他五位學生家長在這間明亮的房間喝咖啡，但並不是為了準備 10 日和 11 日的家長代表選舉。她表示：「我長子上國中的時候，我曾嘗試參與行政會議，但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供。」另外五位家長中，Fatima、Najia 和 Nadia 同意她的看法，而擁有十年學生家長協會聯盟（FCPE）代表經驗的 Christine 和 Raphaëlle 認為，參加「培訓課程」就能使 Nouria 消除自己格格不入的感覺。

Plé 老師推門進來。媽媽們都認識她，這位法文老師平日幫她們上法文課。一年 B 班的學生媽媽們全數受邀參加會議，卻有一半的人沒有回應她的邀請。老師已逐一電邀，「如果她們不來，我會覺得很失敗。」

「我們透過增加會面的時間與地點，建立學生需要的學校與家庭聯合教育。」校長 Christophe Calippe 表示。在 2013 年中頒佈的教育導向法還沒有提倡「聯合教學」或「家長空間」之前，以及新任教育部長 Najat Vallaud-Belkacem 也尚未將「與家長的關係」納入其核心政策的時候，這位校長已經搶先一步掌握了這個「關鍵」。

家長與學校的關係是否愈趨不穩？最近幾個月有不少表達憤怒的運動，包括由 Farida Belghoul 領導、反對性別教育的抵制學校運動，以及反對教學作息改革的「黃背心」遊行。最近則有來自家長代表聯盟的反對聲音：學生家長聯合會（PEEP）及學生家長協會聯盟反對教育部建議老師將沒有上課的半天拿來當做「課程諮詢」時間。

「25 年前，法律清楚定義了教育共同體的概念，現在，我們聽說要『聯合教學』，卻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學生家長聯合會主席 Valérie Marty 說。「歐蘭德總統於競選期間曾經承諾建立家長代表的地位，但至今仍未達成，」學生家長協會聯盟的 Paul Raoult 說：「我們要避免這承諾成為幻影。」

研究員 Georges Fotinos 針對小學的研究發現，10 位校長中有 4

位表示曾被家長「騷擾」過，但同時也有超過九成的校長「覺得家長對他們有信心」。社會黨議員 Valérie Corre 於 7 月 9 日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也顯示，學校與家長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對立越來越明顯」，不過 Loiret 地區的議員也表示，「對學校的信任指數仍然很高」。

到底引發關係惡化的原因是什麼？爭議的主題不外乎是學區劃分、學校作業、升學導向、處罰...但更重要的是社會風氣的改變。教師工會 SNUipp-FSU 的 Sébastien Sihr 表示：「經濟危機之下，文憑不再是工作的保證，人們更加憂鬱。而學校被指責不再具有促進社會升級的功能，承載了人們的恐懼。」

要重建信任關係，也許學校該從透明化著手。「1974 年以來，每年都有結構或課程上的改革，我們已經迷失了。」教師培訓學院（IUFR）前院長 Jean-Louis Auduc 說：「在培育教育人才的學校裡，一直都有關於與家長溝通的研討會，不過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思考如何溝通。」

「因為信任關係是在日常生活及所有非正式交流中一點一滴培養起來的，」Christophe Calippe 校長表示：「這並沒有什麼神奇秘方或特殊指令，而是透過每一次的意見交流。」

資料時間：2014 年 10 月

譯稿人：駐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14 年 10 月 12.13 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